



江山
著

江山 著

转折



北京出版社

(京) 新登字 200 号

内 容 提 要

小说从生活出发，塑造了一代改革者的形象。县委书记杨柳青把双脚立于现实的泥土中，深入乡村，体察民情，积极稳妥地在沧桑村试行联产承包责任制。在他的倡导与支持下，沧桑村办起了三姐妹养鸡场，建立了民勤木材加工厂，开办了文化技术夜校，走上了治贫导富的正确道路。杨柳青的开拓革新，遇到了来自旧体制的既得利益者、官僚主义者、封建宗法观念和各种复杂社会势力的重重羁绊、抵制、打击和诬陷，但他最终以坚定的信念、顽强的毅力和坦荡的心胸，以联产承包取得的成果赢得了民心和社会的赞誉，也赢得了历史的见证。

转 折

ZHUANZHE

江 山

*

北京出版社出版

(北京北三环中路6号)

邮政编码：100011

北京出版社总发行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经销

北京广益印刷厂印刷

*

850×1168毫米 32开本 15.375印张 340 000字

1992年12月第1版 1992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9 000

ISBN 7-200-01826-0/I·225

定 价：8.00 元



作者近照

一枝红杏出墙来

邵 华

1992年6月间，我们因公由粤入闽，来到当年毛主席率领红军战斗过的革命胜地漳州。就在这个时候，认识了一位新朋友，他便是这部长篇小说的作者江山。

本来我与江山同志素不相识。在漳期间，他陪我们进行参观访问，并向我作过一次专访。从言谈举止中，我发现他的思路很清楚、反应很敏锐、为人很朴实。在我们离开漳州之前，他送来了一篇稿件要我过目。一看，在《红楼相遇访邵华》的题目下，记述了我们在漳参观访问和我同他交谈的详细内容，条理明晰、言简意赅、很有文彩。这更引起我的注意：看人，年纪不大；看文章，却写得相当老练。经旁人介绍，才知道他从19岁开始当上省报记者，已经从事新闻工作将近三十年，在这个期间曾任过县委副书记、县长等职，现在是闽南日报社的党组书记、总编辑，享有“闽南神童”、“漳州才子”之誉。我为此感到兴趣，问起他有一些什么成功之作。他只告诉我，根据个人

的切身经历，遵循“源于生活，高于生活”的原则，前年创作了一部正面描写农村改革的长篇小说叫《转折》。这部小说作为向建党七十周年献礼作品连载于《闽南日报》，受到读者好评，并在全国报纸副刊作品评比中得奖，北京出版社已决定成书出版。他有点不好意思地说：“现在万事具备，只欠东风，就少一位权威人士作序了。要是邵大姐肯支持，请您高抬贵手。”我说：“我不是什么权威人士，可以作为一个读者拜读拜读你的作品。”就这样，我与《转折》搭上了关系。

江山同志把《转折》书稿、后记和几篇教授写的评介这部作品的文章交给了我。说实话，因为当时事情很多、工作繁忙，我只能走马观花浏览《转折》的正文，而对这部作品的后记和评论文章，却是细细阅读了。尽管这样做有“舍本求末”之弊，可《转折》给我留下的整体印象还是深刻的：

首先是，它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这部作品以闽南某县为环境和农村改革大潮初起为背景，描写了当时的各种矛盾。作者不是一般地、肤浅地从过去和现实的比照中去勾勒一幅改革的画图，而是站在历史转折的高度上，既剖示改革举步的艰辛，又审视时代前进的趋势，把对改革的满腔热情与清醒分析结合起来，对生活的真切描述与深刻理解统一起来，让读者从作品中实实在在听到了时代前进的沉重脚步声，看到了农村改革的历史必然性。从这一点上说，《转折》无疑是一部追随时代、呼唤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力作，是一曲动人的农村改革“春意颂”。作品描写的虽然是农村改革大潮最初的涌动，可今日读来，仍令人感到清新、贴近和现实。它不仅让人回眸当时的那一段不平常岁月，而且给人以启示、感奋和力量，使人们更加珍惜十几年来农村改革的成果，更加坚定不移地沿着深化改

革的路子继续往前走，更加同心同德地去创造美好的将来。

其次是，它具有较高的艺术造诣。写现代题材的小说难，写农村题材的小说更难，大约作家们都有这种同感。然而，这部作品从主题的确立、事件的选择、情节的安排，到人物的塑造、语言的运用、气氛的渲染，都是甚为到家的。在一篇评论文章中写道：“《转折》以县委书记杨柳青为主轴，塑造了一代改革者的群像，个个有血有肉、栩栩如生……并且把众多人物关系与感情纠葛聚拢起来，组合成彼此联系又相互映照的本真画面而轮番显现，许多情节相当感人，或催人泪下，或憾动人心。”在另一篇评论文章中写道：“我们不仅为这部作品语言的丰富、立意的隽永、意像的生动、情思的凝重所瞩目，更为作者精心营造的氛围所赞叹。整部作品，时而剑拔弩张，时而悲枪哀婉，时而凄清孤寂，时而沉闷紧张，时而躁动不安，时而欢天喜地。这种浓烈、厚重、可信的氛围，给作品增添了风采，增强了表现力度。”这些评价，我感到是贴切的，也是恰如其份的。在这里，我还想补充一点，那就是贯穿于全书的党内新旧思想矛盾写得好。这部小说的主线放在县委这样一个层次较高的领导班子，分寸较难把握。《转折》展示琼山县委内部的思想冲突，不是像某些作品那样通过“一次激烈的辩论”、“一记重重的拍案”、“一声那就等着瞧吧”的手法去表现、渲染、完成，而是描写得丝丝入扣、步步深化、入情入理、可读可信，摆脱了公式化、概念化、简单化的窠臼，这是很不容易的。由此看来，创作现代农村题材的小说，并非注定“平淡无奇”、“难于动人”只要通过合适的艺术手段去揭示生活的本真面目，就能使作品富有感染力和吸引力。《转折》在这方面，可以说有着它的独到之处。

再来是，它具有一定的研讨价值。据了解，这部作品在《闽南日报》连载之时，曾经有过不同评说。一种认为，当代潮流，人们求轻松、讲娱乐，这种“政论小说”很难吸引读者；另一种认为，此类反映农村改革的力作属多年少见，有意义、有价值、有看头。到作品在报纸上连载结束、北京出版社决定成书出版之时，读者赞誉之声雀起，预订此书已近万册。究竟什么奥秘使《转折》产生奇效？什么魅力能这样征服读者？这是值得探讨的。尤其是作者采取一种正面切入的写作方法，让政策性很强的事件通过小说形式表现出来，同时又避免了“政策图解”、“政治说教”之嫌，这一点当会引起人们的兴趣。有造就的作家，通常是不太愿意以小说、特别是长篇小说去直接讲政治、讲政策的，而《转折》却独树一帜打进了这个“写作禁区”，所以读者赐予它“政论小说”的嘉名。既是“政论”，又是“小说”，是否符合文艺创作规律？是否能够独成小说派系？作番研究也是挺有意义的。

以上仅就《转折》本身的写作特点作了一些赘述，下面再来谈谈这部作品在创作方向上给人以一些什么启示。

正确处理文艺与人民、文艺与生活的关系，这是毛泽东文艺思想体系的核心内容。几十年来，我国几代文艺工作者沿着“为人民大众”的正确方向和“深入生活”的创作道路，积极投身于民族解放战争，投身于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创作了一大批思想性与艺术性高度结合的优秀文艺作品。邓小平同志坚持和发展了毛泽东文艺思想，科学地阐明新时期党对文艺工作者的要求，强调必须坚持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方向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老一代文艺战士、新一代文艺工作者遵照“两为”方向和“双百”方针，满腔热情地

092423

拥抱现实生活，投身四化建设和改革开放伟业，在时代激流中感受人民的心声，创作出不少讴歌改革开放的力作。我想，江山同志能以写出这部富有时代精神和一定艺术高度的作品，同样离不开正确文艺方向的指引，同样离不开走“深入生活”的创作道路。

从《转折》的后记中可以了解到，这部作品萌生于“改革春潮初起”之时，成稿于“光辉节日到来”之际，均有它的政治背景。作者明确表露：“作为一个马列主义信徒，正是出自政治动机而去涉足长篇小说创作领域的。”“是群众的伟大创举，是人民的根本利益，是党的正确主张，激起我的创作欲望，鼓起我的创作勇气，燃起我的创作热情。”党的正确主张与人民的根本利益是同一体的，作者以此为出发点，也就把握住了“为人民群众”和“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正确文艺方向，使作品上到一定的思想政治高度，产生应有的时代价值和艺术价值，这是《转折》取得成功的根本所在。

从《转折》的后记中可以感触到，这部作品是农村生活的本真写照。表面看来，作者是《转折》圈中的“局外人”；观其内在，便不难看出无论是时间、地点还是人物、情节，都同作者当时所处的环境息息相关、有机联系。江山同志告诉我，在这部作品里，环境本来就在他的住点，人物本来就在他的身旁，情节本来就在他的眼前。原料现成，制作时只是把火烧旺，“加油添醋”，炒一炒便成“熟菜”了。按照我的看法，“这盘菜”做得堪称上乘。这首先得益于他的生活实践，然后才是艺术升华，使“原料”变成“优质产品”。假如江山同志没有在辛酉年梅花盛开季节到了长泰担任县委副书记，尔后又当上县长；没有在农村改革浪潮中身体力行，同广大干部、农民共度着喜怒哀

乐、荣辱浮沉交替出现的不平常日子。那么，我想他是写不出这农村改革的壮丽篇章的。创作的素材来源于生活，生活的真谛有赖于鉴别，鉴别的深浅借助于审视，审视的真伪取于观点。只有用正确的立场、观点去观察多姿多彩的现实生活，才能达到客观真实和主观真实的和谐统一；也只有在生活激流中感受人民的心声，在社会实践中候准时代的脉搏，才能创作出真善美的作品。关在房里想入非非，只能陷入胡扯乱编的泥沼；浮光掠影动辄浅止，写不出有高度、有深度的佳作。当前，我国人民正在从事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崇高事业，抓住有利时机，加快改革开放，集中精力把经济建设搞上去，这是国家之大局，人民根本利益之所在。《转折》的作者到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的第一线认识生活、分析生活、反映生活，因而得益非浅，这对广大文艺工作者是会有启发的。

从《转折》的后记中可以体察到，创作这部作品，倾注了作者的真诚、毅力和苦心。他自己这样写道：“创作的欲望出自于对党对人民事业的执著追求，创作的勇气来源于对必备客观条件的准确判断，创作的韧劲产生于对自己认定事业的必胜信心。”从作者所处的地位、工作条件和《转折》的立意谋篇、文字表达，便可看出此话的真切。江山同志在创作这部作品期间，先是身任一县之长，后是担负报社总编，工作任务繁重可想而知，可他却能忙里偷闲，一日十行，锲而不舍，写就全稿，这种坚韧不拔的创作精神，是很值得提倡的。尤为难得的是，统观《转折》，那布局之严谨、线条之明快、描写之细腻、人物之形象、语言之简练、情节之动人，均是值得赞美的。它没有粗制滥造之疵，有的是精雕细刻之妙。这种严肃认真的创作态度，也是值得发扬的。

“应嫌屐齿印苍苔，十扣柴扉九不开。春色满园关不住，一枝红杏出墙来。”我为《转折》的问世感到由衷高兴，但愿广大读者也能喜欢它；我向福建又出了一部好作品表示祝贺，预祝在八闽的文艺园地上涌现出更多的佳作。

1992年盛夏于北京

作者小传

笔名江山，名江福全，出身福建省龙海县，早在农业合作化时期，即在家乡担任过村里文书；人民公社化期间，先后担任过基层领导干部。从十九岁开始，即担任省报专业记者，长期从事新闻工作，后又回到家乡闽南长泰县历任县委书记、县长等职，现任《闽南日报》社总编辑、党组书记。

在农村改革的每一阶段，他都是积极参与者，有着切身的感受，也留下极度的亢奋和深沉的哀伤。在与农村广大干部和农民共度喜怒哀乐、荣辱浮沉交替出现的不平常的日子里，采用报告文学、中短篇小说、散文等文学样式，记述了农村生活的各个侧面。《转折》是他的第一部长篇小说。他将不懈地在文学道路上继续跋涉下去……

责任编辑：胡 容
书名题字：尹瘦石
书名篆刻：哲 文
装帧设计：张守义

—

时近傍晚，西斜的阳光透过葱茏的桉树林，把条条金线抛在蜿蜒起伏的山间公路上。一辆北京牌的吉普车，绕过一道山湾，按响喇叭，惊起路旁的林间栖鸟。鸟群惊慌地“叽哩喳喳”乱飞，飞向远去，又兜回来，还是再找那片树林栖息。

吉普车近了，车里坐着一位中年男子。这男子脸盘清癯文雅，眼睛乌黑俊秀，嘴角略带微笑。此时，他神态自若，凭窗外眺，似在观赏山林间的生态，又像在窥探着大自然的奥秘，显示出一种试图改造客观世界的心愿。

车子继续行驶在公路上，路旁出现一柱两米高的“T”形路标，上面镶有四个红漆大字。中年

男子见之，不禁脱口念道：“琼山县界！”

吉普车进入琼山县境，来个急转弯，又向前行进，上岭下坡，时急时缓。忽然前方不远处，泥丸石块好似江流沿着陡险的山坡滚落下来，横七竖八地堵塞去路。车子被阻，无法前进。

车门开了。中年男子走下车来，站到路旁，放眼山腰。荒坡上人山人海，声音嘈杂。几层红土赤壤，像浸血的绷带裹住绿色的身躯。层层梯田在动工中，土石仍断断续续地往下滚。中年男子眉头一皱，走上山坡，他的来临特别引人注目。

“是谁来了？”山腰工地上，一位四十开外的壮汉，见到那位中年男子，忙问身边的人。

“宏发叔，亏你还是个大队长，这么没眼力！”人群中，一个打着赤膊的壮小子鄙视地说：“看他那个模样，准是城里的老爷！”

“讲话得规矩些，对人要有礼貌。”周宏发瞪着眼睛教训那个小子。

壮小子反唇相讥：“现在我肚子饿得只剩下一股气，礼貌能当干饭吃吗？”

在众目注视下，中年男子健步登上工地，腿起脚落，不小心踩塌田埂上的一块石头。石头滚下坡去，中年男子感到遗憾。壮小子很不客气，立即冲到中年男子面前，指地而说：“这是大寨田，你懂不懂？走，扛石头来补上！”说着，把手中的一根竹杠丢了过去，像要考对方的手眼灵敏度如何。

中年男子不慌不忙，信手接住丢过来的那根竹杠，跟着壮小子来到一堆石块旁。不知何意，他露出了矜持的笑容望着壮小子，并不说话。

“冷笑，你还不服气？”壮小子向中年男子斜了一眼，便把

麻绳往石块一套，说：“扛吧！”

中年男子俯下身去，肩就竹杠，扛起石头就走。

“许洋洋，你不要以力压人！”人群那边，有人发出责备声音。原来，那个壮小子名叫许洋洋，挺会作弄人。

“创高产，要大干，把力气豁出来！”许洋洋将麻绳往前一推，石块的重量猛压过去，中年男子力不能支，一个踉跄，差点跌倒。

“许洋洋，你在干什么？”

中年男子转眼一看，责怪许洋洋的也是一位青年人，中等偏高身材，穿着短裤。他那被阳光灼红的脸盘上长着一副斯文的五官，两条胳膊的肌肉结实得有点粗鲁，令人感到此人身上混合着一股书生气和农民味。

那位青年快步跑了过来，给中年男子替下竹杠，把石块拾到田埂上，套绳晃了一下，石块不偏不斜落在缺角的地方，补得完整无缺。

中年男子向那位跑来相助的青年报以赞许的目光：“请问你叫什么名字？”

“许志农。”

“许志农？”中年男子一听，不禁愕然。他立即回想到十三年前收养琼山县长王云岗的女儿王小华的那一户人家，是姓许，有个孩子叫志农，难道就是他？

“许志农是我们沧桑的秀才，不认识他吗？”许洋洋说着，把竹杠收回来丢到一边，双手叉着腰奚落起中年男子：“怎么样？扛石头没有吃馒头那么轻松吧？你们当官的净搞瞎指挥，叫我们在这狗屎埔造什么鸟田？真是上头手一指，下面干半死，劳民伤财！”

中年男子听到那刺耳的话，欲答无语，只是摇头苦笑作罢。

工地上的社员们围了过来，从人群中钻出个三十多岁的男人。这人眨一眨狡黠的眼睛，笑容可掬地走近中年男子，说：“同志，您是上头派来检查生产的吧？刚才我们许洋洋对您不礼貌，这都怪我，是我这个政治辅导员管教不好。人要进步，批判开路。许洋洋刚才表现不好，我们一定对他来个田头大批判！”

“批个屁！再批下去，大锅饭就砸了，看你洪彤彤吃这个！”许洋洋回击着，顺手扔过一团红泥，引得在场社员一阵哄笑。

中年男子看着这情景，心里感到很不好受，可他没说什么，只是陷入思索。

周宏发挨近中年男子，不安地说：“同志，在我们沧桑，劳动累了，大家就这样开开玩笑，提神解乏。这已经习惯成自然了，请您别在意。”

中年男子眼睛一提，像是打趣又似认真地说：“牢骚满腹，不满现实，这是个大是大非问题，哪能含糊？我得把情况汇报给王县长，不汇报可不行！”

二

太阳落下西山，晚风吹来夜幕。在琼山县城后山前的一座四合院里，淡淡的灯光映照在洁白的粉墙上，显得几分柔和，几分耀眼。县长王云岗正躺在一张竹卧椅上，似闭目养神，也似在思考问题。

“爸爸，群众的呼声不能不听，干部的意见不能不理。我们应该正视现实，现在农村的‘大锅饭’已经煮糊，再烧下去就